

散文

普达措国家公园

■柴树果

我们夜晚乘机从西双版纳飞抵香格里拉，下榻德吉央康酒店。翌日，游览普达措国家公园，幸运赶上一个艳阳天。

“普达措”为梵文音译，译为“舟湖”。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境内的普达措国家公园，属高原风景名胜胜区，境内分布着属都湖、碧塔海、尼里塘亚高山牧场。在进入公园的入口处，旁边赫然矗立着一块古木板组合的标牌，上面嵌着“普达措国家公园——海拔4159米”。到了这样的高度，游人并没感觉有什么异样，可当导游提醒大家注意高原反应时，马上就有人觉得气不够用，纷纷跑到附近商店购买便携式氧气瓶。其实，大多数人是心理作用，倘若真有高原反应，吸氧也未必要。

普达措公园是中国大陆上第一个国家公园。据知，地球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是美国的黄石公园。冠名国家公园，身价当然不同凡响。方圆600余平方公里的普达措公园，由山、湖、原、林构成，多样性的生态打造催生了水晶般的童话世界。当我踏上这方高原净土，眼前顿时一亮，魂魄为之震撼，所有美的追求，美的朝圣，美的寻觅，美的秘境，都在此赋予了美的馈赠。

你是人间四月天。四月的滇藏高原湿润且又特别明媚妩媚。云絮在湛蓝的天空随心所欲地阐释缱绻，萦绕着塔状似的翠峰，拥吻着明镜般的湖泊。葳蕤的草甸上绽放着各种不知名的小花，赤橙黄绿，绚丽斑斓——远处移动的牦牛、空濛的旷野、袅袅的炊烟，是这

里独有的情趣。如果把美丽的湖泊比喻为大地的大眼睛，那么属都湖、碧塔海就是普达措公园两只明亮深邃的眸子，镶嵌在相距十多公里的碧野间，宝石般的蓝，翡翠似的绿，到了这里方知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。

碧塔海为藏语，意思是“像牛毛毡一样柔软的海”。鸟瞰属都湖形似舟船，碧塔海呈海螺形状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湖水清亮澄澈，幽幽地闪着青蓝，盈盈地透出甘甜，望一眼就难以释怀，心中涌起虔诚的朝拜。沿湖边徜徉，一条栈道迤逦蜿蜒，呵护着野草山花的恣意，也放纵了游人寻觅的从容。岸边的杜鹃花受到湖水的润泽，开出一片红霞，嫣红的花瓣飘落在水面上形成花溪，嬉戏的鱼儿也被陶醉。

普达措国家公园内繁衍栖息着千余种动

散文诗

十月放歌

■犁夫

金秋，我把所有的描写，都托付给金色，让灿烂的天空和我一起放歌。

我情思激荡又平静，就像那些沉甸甸的谷穗，和挂满枝头的硕果。

在晚秋的江上，和诗人刘大白一起凝视斜阳，看归巢的鸟儿，抖动双翅，领头白的芦苇妆成一瞬的红颜，相约岸上的渔火。我多么想幻化成胡适笔下的鸽子，在云淡天高里，游弋空中，三三两两，回环来往，翻身映日，白羽衬天，爽一片秋色。我也会在干柴草的秋晨里，探寻星霜漫天的黑夜，在经受了圣水难洗的苦孽之后，让一片曙光在生命里复活。

我守望，在每一片树叶滑落的瞬间，聆听叶颤和花舞，听沉醉的蝉声，让欢快的眼泪独自自泣。

是的，我思念一卷烟，一片山，几点云影，一道水，一条桥，一支橹声，一林松，一丛竹，红叶纷纷，和艳色的田野，艳色的秋景，在沪杭车中邂逅诗人徐志摩：梦境似的分明，模糊，消隐。——催催催！是车轮还是光阴？催老了秋容，催老了人生，但催旺了一团团生命之火。我们和徐志摩私语，以精神的情愫，让秋雨在一流清冷的秋水池，在一颗憔悴的秋柳里，在一条怯懦的秋枝上，在一片将黄未黄的秋叶上，自言自语，把三秋的情思情事，和情语情节，娓娓叙说。

跟着秋流去。我和徐志摩在梦里别过。临了，轻轻地挥手，将拂落在秋水离得秋景，连绵成淡淡的秋波。

是的，晴空，白云，在鹤飞九天的背影里，我把引领到碧霄的诗情，——追溯到春天，到原野，到田垄，沿着季节的脚步，一直追溯到秋天。

古典，经典，传奇，相比而言，感物而作，秋天并不是轮回的传说。在时令上，秋天的魅力和胸襟、韵律和视野，都不拘一格。

秋天是自由，每一片叶子都浸染了意涵丰富的色泽。

秋天的意象，是一场场风的修辞，也是一片云朵的雕琢，是二十四节气歌里关于春种秋收的完美突破。有人说秋天，温柔敦厚，哀而不怨，而我强调秋天的开放，以及直率，以及忘我，在陈述进行一场场嬗变，在可感与不可感之间描摹。

碧空如洗，爽舒辽阔。野花摇曳，远山静默。桂花飘香，秋天的味道，把丰盈填充到每一个角落。

目光都是画笔，在斑斓的色彩里，让十月灿烂的阳光，着色，调色。

辉煌，成熟，红火。金黄，翠绿，斑驳。

在十月的天空下，可以继续在秋风里，任不再轻柔的抚慰，在心头生出些许寒意，任寒霜遮挡暖意，在一棵棵枯败的苇草里，寻觅烈日普照的通透光泽。

十月，秋霜浸染，一些幻想与迷茫，都被秋风吹落，看这一地枯黄，迎着又一场又一场秋雨，禁不住情绪萧瑟。

是的，萧瑟秋风今又是，仰望天空，仿佛是一池春水，再度泛起惊蛰。

想想谷雨时节的繁忙，思付点瓜种豆的执着。手上的茧子，长出一层层播种下去的希望，勤劳的汗水在一垄垄的秧苗上滴落。

夏锄时节，在繁杂里，辨别秧苗与蒿草，在希望与失望里仔细斟酌。烈日炙烤着，一顶草帽的呵护，是心灵与汗水之间的无语诉说。

秋之高爽，清风明月，天空海阔。层林尽染，遍地金黄，秋月融融，秋水盈波。

在落叶的声音里，我们会听出许多故事，会听到露珠一样的新鲜，会看到翅膀划过天空时的优美动作。

落日的余晖，澄清缥缈，绚烂柔和。高飞的云雀，融进碧海的帆影里，把秋阳鸣唤成一首恋歌。

时间的翅膀，在秋风里起起落落。秋天的景致，绚烂的展开，又慢慢地闭合。

十月金秋，十月赞歌。这生命的期许，穿过季节的时空，又越过时间的长河。

在悦耳的虫鸣里，金菊飘香，绽放出惹眼的花朵。

蓝天载梦，霞光如火。雄鸡昂首高吭，唤醒拂晓的沉默；我涌动的血液，跳动华夏五千年的脉搏。

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十月的大地，一片辉煌的景色，覆盖着万里山河。燃起红烛，为金秋祝贺，为十月放歌。

举杯，斟满祝福；痛饮，对酒当歌！十月，28响礼炮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；十月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碧蓝的长空里飘扬成最美的景色；

十月，万里晴空翱翔着洁白的和平鸽；十月，金风送爽，稻谷飘香，一幅幅醉人的风景，描绘出草原，描绘出高山，描绘出平原，描绘出戈壁荒漠。

十月放歌，歌声像像一条河，流淌着我的悲欢和苦乐；十月放歌，歌声像一首诗，让我的脚步跋山涉水，抵达诗和远方的平仄。

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用博大与深厚作词，用山水流云谱曲，我敞开喉咙，放声讴歌。烽烟十月，一声炮响，翻腾百载，几度鏖兵，相传薪火。

是的，有雷声滚过；是的，有大雨瓢泼。

我是长江，我是黄河，我是神舟飞天的翅膀，我是蛟龙入海的巨波。

我的歌声，响彻天宇，以富民强国的重音，唱出乡村振兴的韵律，唱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着。

硕果累累，香甜四溢，丰收的季节，亿万儿女，神州大地，都在金光灿烂的十月，用深情祝福我的祖国！



达乌里寒鸦 摄影 赵国君

诗歌

三只白枕鹤
在塔头湿地游弋
一会儿又咆哮着起飞
只留下模糊的身影
在晨雾里若隐若现
这一对鹤夫妻
原本还有一个孩子
上半年夭折了
三个月以后
幼鹤开始尝试飞翔
为越冬迁徙做准备

在牦牛泡子周围
白枕鹤不多
能发现那一抹白的
也只有这三个
它们去哪里集群
又为何孤单的
在这一洼水边停搁
是眷恋贡格尔草原的秋色
还是怀念这里的长调牧歌
是留恋沙里河的流鱼野蜂
还是想着管护队员的黄油馍馍

■白磊

三只白枕鹤
在保护区核心区里
被铁蒺藜隔着
在这一方湿地上
没有谁比它们更悠然自得
这一季的收获
就像逝去的那么多
有时候离索
也是为了讨好生活
云霭低垂芦花轻扬
踱步觅食成了它们的常规工作

在十月的一天
碱蓬红透了湖岸
就像苍羽映衬着赤颊
连带烟灰色的耳羽
三只白枕鹤次第跃出巢窠
一往无前昼夜不舍
一群银鸥两行雁雁
在天空低旋
三只赤麻鸭两只戴胜鸟
在塔头间挪移跳跃
一起等着风来

三只白枕鹤的调查

散文

淡写五台山之三

■袁清良

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，只有最好的心态。一岁年龄一岁人，一岁年龄一岁心，只要放下执著，不论什么年龄，都能活出不一样精彩。眼界高处无物碍，心源开时有清波。眼不动，心可观万里，心不动，则气定神闲。

此时太阳有些西偏，虽然是我们迎着太阳下山，可是此刻太阳的能量大打折扣，似乎又找到风的影子。从黛螺顶下来，一路听着微微松涛，我们走下石阶，如同走下一部云梯一样，把内心的惬意涂满天际，古老的石板路充满着迷离的格调，显得格外的高深莫测，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渴望一种世代的清平，寄托一种美好与神圣。

菩萨顶是此次必去之地，菩萨顶位于灵鹫峰上，走进山门，高大的红墙内，殿堂林立，整体金碧辉煌，绚丽多彩。全寺建筑不但中心突出，而且壮观恢弘，红柱红墙金色彩琉璃瓦覆盖，虽然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，至今依旧色泽如新，无论是远看还是近观，都显示出富丽堂皇，富贵豪华具有典型的皇家特色，恭驱宝殿，敬入山门，一派佛国仙境的景象让人赞叹不已。

菩萨顶也是五台山黄庙之首，中轴线上依次有天王殿、钟鼓楼、大雄宝殿等建筑。菩萨顶盘踞山头地势较高，加之殿宇云集，布局严谨，因此更加的雄伟壮观，山门前的二百零八级台阶暗指指山西旧属的一百零八个县，沿一百零八级台阶登高又指人间一百零八种烦恼皆踩在脚下。一百零八级台阶层层铺到高处，十分陡峭，仿佛一架天梯直架天宫，犹如攀云登月。登上菩萨顶回身四望，感觉天高地阔，远处的山，山上的云，松翠云缠风光无限，近处的清水河反射着苍穹，闪烁着水晶似的荧光，雄伟多姿的庙宇建筑群都收于眼中。

在五台山绝无仅有的，在全国也极其少见的，四柱七楼牌楼矗立在一百零八级台阶之上，牌楼中门大匾上有康熙帝御笔亲题“灵峰胜境”四个鎏金大字。字迹苍劲有力，笔走乾坤，气势磅礴，墨染千秋。可是峰字下面的丰三横少了一笔，究其渊源是顺治爷出家，康熙帝寻父未果，所以少写一笔，如果康熙帝找到父亲再补上一笔。

登上一百零八级台阶，过华严牌楼又有一段石阶连接山门，此段石阶与所有寺院中的石阶都不同，垂带夹着石阶中间铺设的斜面御路，雕有九龙吸水图案，九龙翻腾相互缠绕，真可谓“活龙活现”。这不仅象征着高贵和尊严，也体现出力量和智慧的结合。

文殊菩萨大殿前又有牌坊一座，上有康熙帝御笔“五台圣境”四个大字，此殿又称之为“滴水殿”。殿檐下的石阶有一处高起状似蜂窝的水垢，当天空晴朗时，该殿仍像古代计时“滴漏”一样，隔一定时间滴一滴水，后来经过翻修破坏了这一奇观，可是水垢仍在，事实犹存。

整座殿宇恢弘大气，庑殿顶，卷棚飞檐，正脊装有铜质宝顶，四条垂脊各装有神兽，下缀铜铃风过自鸣，檐下粗大的紫色色鹿柱包金墨刻着一副对联：“五百里道场风风雨雨，依然日出东台，月挂西峰，花发南山，雪霁北岭；两千年香火断断续续，又是晨钟悠扬，晚磬清彻，香烟缭绕，胜幡翩跹。”内供三大土铜像，文殊菩萨居中，左供观音菩萨，右供普贤菩萨，铜像光彩夺目，东西两侧供十八罗汉塑像，横梁上悬挂横匾，为乾隆皇帝御题“天天尊胜”。顶礼朝拜者聚集于此，无论官宦百姓都隐介藏形，收敛以往的张扬。

据说康熙帝在五台山还有一段风流韵事，一次康熙帝游五台山路过营坊街，见一名

叫梅枝的民女正在碾米，长得像梅花一样俊俏，康熙帝夜宿五台山情动于衷，吟咏成诗一首：“骑骏马，过皇庄，遇一女子碾黄粱。玉指杆头托，金莲裙下忙，轻起笏，慢掀扬，回道辄步整容装。汗流粉面花含露，尘指娥眉柳带霜。可惜这般风流女，嫁与谁家田舍郎？”康熙帝将诗稿置于书案上，内侍太监发现，猜知帝意，夜访梅枝，召宿寝宫。后来梅枝怀孕生子，被康熙帝接到他处，长大后送到菩萨顶出家，被封大喇嘛，赐予提督印称“当朝一品”。梅枝被敕封为妃子，住在菩萨顶的妃子寺。

又据说，董鄂妃死后悲痛欲绝的顺治帝就到五台山当了和尚，康熙帝长大亲政后，一心想找回父亲，他多次出行都带着寻父的目的，一次康熙帝得知父亲在五台山，于是便微服来到五台山，数日寻觅未果，这一日康熙帝在禅院散步，见一个老僧走过来，与母亲说的父亲有点相像，便问道：“师傅尊姓高名？”老僧轻声说道：“出家人没姓没名，我叫八叉和尚，请问小施主你来的时候秧苗可好？”康熙答道：“我来时一路但见秧苗绿油油的长势喜人。”

康熙帝回京后一日闲暇写字时写到父字时，猛然醒悟，“八叉”八字下面一个叉不就是父字吗！便急忙与母亲说了此事，母亲说：“我的乳名叫‘秋苗’他这是在我问我呀！”叹了口气又说：“这是天意呀！”

后来康熙帝再次来到五台山，一日一个小喇嘛递上一首诗：

天下从米饭似山，钵盂到处任君餐。黄金白玉非为贵，唯有袈裟披最难。朕乃大帝山河主，忧国忧民事转烦。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及僧家半日闲。悔恨当初一念差，黄袍换去紫袈裟。吾本西方一衲子，因何流落帝王家。